



中印佛教之不同宗趣

單培根

太虛分大乘爲三宗：一、法性空慧宗，二、法相唯識宗，三、法界圓覺宗。印順分大乘爲三系：一、性空唯名論，二、虛妄唯識論，三、眞常唯心論。唐時賢首宗五祖宗密判大乘爲三教：一曰大乘法相教，二曰大乘破相教，三曰一乘顯性教。即相、空、性三宗。三家所說，內容相同。唯所依據，太虛重在中國宗派，印順重在印度經論，宗密則就唐時佛教狀況而言。

然攷印度佛教記載，印度大乘佛教，唯龍樹中觀與無着瑜伽行二系，並立爲兩大車軌。晚期密乘興起，其解釋密乘之教理，或用中觀，或用瑜伽，或二者兼用。直至伊斯蘭教徒侵入，武力消滅佛教。佛教徒逃至西藏者，繼續在西藏傳弘，教理亦不出中觀瑜伽兩系。此兩系各自傳承，互相爭論，甚爲激烈，傳至西藏亦然。未聞此兩系之外，別有第三系教理。於此可見，印度大乘教理，唯中觀瑜伽二系，別無第三系。

唐義淨法師所著南海寄歸傳中有一段文說：「考其致也，則律檢不殊，齊荆五篇，通修四諦。若禮菩薩，讀大乘經，名之爲大。不行斯事，號之爲小。所云大乘，無過二種，一則中觀，二乃瑜伽。中觀則俗有真空，體虛如幻。瑜伽則外無內有，事皆唯讀。斯並咸遵聖教，孰是孰非。同契涅槃，何真何僞。意在斷除煩惱，拔濟衆生。豈欲廣致紛紜，重增沈結。依行則俱升彼岸，棄捐則並溺生津。西國雙行，理無乖競。既無慧目，誰鑒是非。任久習而修之，幸無勞於自割」。此文明言大乘無過中觀瑜伽二種，別無第三。

印順之立大乘三系，其說謂：「一、性空唯名論，般若等經，龍樹、提婆、清辨、月稱等論而安立」。「二、虛妄唯識論，這是彌勒、無着、世親以來的大流」。「三、眞常唯心論，這是依宣如來藏、如來界、常住真心，大般涅槃等一分大乘經而立」。

此真常唯心論中無有一著名菩薩論師，無有衆多人追隨之一中心人物，故不能說在印度已成爲一系學派，與中觀瑜伽鼎立爲三。

佛學大辭典說：「三論之一宗，正爲空宗。天台以上爲性宗也。就經論言之，則於般若四論等，破諸法而顯如實際實相等之眞性者，是空宗也。楞伽經起信論等之初顯示如來藏而說眞妄和合之緣起者，是性宗也。此法性宗在竺土尚未開揚。梁朝眞諦三藏譯攝論起信論等，開攝論宗，由是始闡明之。」（此原始資料出於何處，待攷。）此文明說法性宗在印度尚未有，而是在中國成立。在中國成立之始是梁眞諦。此云法性宗根據之經論是楞伽經攝論起信論。無楞伽經與攝論，亦爲法相唯識宗所依據之經論。楞伽有三譯，其文既有異，釋義亦不同。攝論則眞諦之舊譯，與玄奘之新譯，義趣大相逕庭。起信論爲性宗賢首所重，傳爲眞諦所譯，云是馬鳴所造。多有疑其爲僞。且玄奘之時，已知西土無此書。既即度所無，而中國盛行，可見起信論之學說不適應於印度，而於中國則大爲適應。

太虛之三宗說，是約吾國大乘八宗而論。其中淨律禪密四宗，念佛、持律、習禪、修密，皆是就行而言。其所用教理，南山律初宗慈恩，用唯識義。宋元照作疏，用天台宗說。故太虛三宗，初以入於慈恩，終復納歸圓覺。禪宗初以楞伽印心，五祖六祖，倡用金剛，猶是印度二宗，不此即彼。迨至一葉五華，禪宗之頓，尤與清涼結不解之緣。淨土早期有曇鸞之空義，懷感之唯識義，原來教非一宗。自天台取之，於是羣用天台義。後亦有有用賢首義，如蓮池之疏鈔。密宗以中國爲過渡，而弘傳於日本，有東密台密之分，東密用賢首義，台密則與天台合而爲一。返觀印土密乘，雖晚期之傳於西藏者，其教義猶不外中觀瑜伽二系。中國唐宋以來，楞嚴起信，一經一論，爲天台賢首禪宗所競用。延及明清，若宗若教，有統一於楞嚴起信之勢。楞嚴無聞於西土，

云是秘藏禁傳，盜來中國。而在中國，則遍地開花，繁榮滋盛。且也在羣衆信仰已普遍建立之時，訪秘傳，求心法，成爲風尚。印度有秘密眞言，口口相傳。中國有教外別傳，心心相印。不必託古人之糟粕，借經言以自重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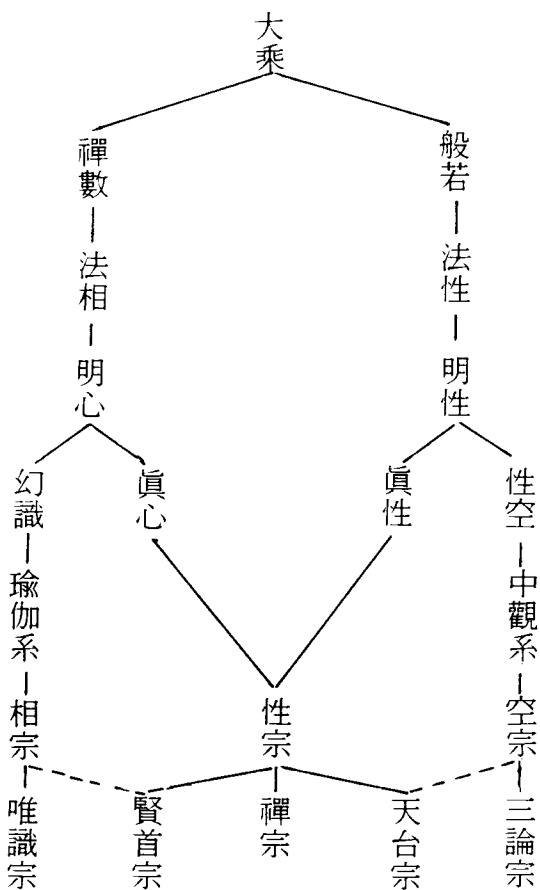
印度大乘二宗之傳入中國，首有羅什之傳弘三論。羅什逝世，關中大亂，一錢不絕。至隋嘉祥出，而如曇花開放，無復繼承，早已絕響。龍樹中觀二諦，亦被天台轉化成爲三諦，空假之上，高舉中諦。唐代玄奘求法歸來，傳無着護法義，竭力糾正眞諦舊譯之誤，并與天台辨一乘三乘之不了了義。而賢首已躍然而起，攝取唯識，融化於其圓教之中。降及明清，僅賢首宗之傳承者兼講唯識，唯識淪爲附庸，不復者自立之傳人。印度大乘中觀瑜伽二系，雖移植中國，而變形易色，不能自存。故中國之佛教，謂之唯一法界圓覺宗可也。

尤有可見者，般若部之金剛經心經，在中國流通甚廣，盡人皆知。爲之注解者，何啻數百種，而大都用眞心爲之解釋。要求一部旗幟顯明，以空爲了者，竟不可得。清辨月稱之說，不可能爲中國人所理解接受。瑜伽一系，五種性說，三乘實說，不爲中國人所欲聞。在中國人之心目中，一切衆生皆有佛性，皆可成佛之說，早已根深蒂固。中國人之不喜瑜伽系學說，不僅僅是厭其繁瑣而已。

更觀宗密之三教，原是由淺入深之次第，以法相與空作爲階級，非三者鼎足而峙，可以各標已勝。其曰一大乘法相教，二大乘破相教，三一乘顯性教，名已顯然爲次第之三。宗密於禪源諸詮集都序，又有名，一曰密意依性說相教，二曰密意破相顯性教，三曰顯示眞心即性教。以前二教爲密意，統一教爲顯示，其言更爲明顯，相宗空宗二教，性宗之前方便而已。中國文化，如

大洪爐，佛教之傳入中國者，無不融化於一乘圓頓教之中，以為無不從圓覺真心中流出，亦無不還歸此一真法界也。

溯大乘之源，我謂可分為二宗，一、法性，二、法相。法性從般若來，究法性而明空。後世流而為二，一、性空，二、真性。法相從禪收來，析法相而明心。後世亦流而為二，一、幻識，二、真心。性空即龍樹之中觀系。幻識即無着之瑜伽行系。真性之性，以真如其名，真心之心，亦以真如為如，二者同名，終歸合流，心性是一，此為性宗。其兼攝取三論者，為天台宗。其兼攝取唯識者，為賢首宗。其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、直指人心者，則為禪宗。可列表如次：



(完)

〔上接第7頁〕《敕修百丈清規》資持記〕
常備供須」。〔同卷，第233頁上〕

淨頭：「掃地裝香，換壽洗廁，燒湯添水」。〔同上〕

化主：「凡安眾處常住租入有限，必藉化主動化檀越，隨力施與，添助供眾」。〔同上〕

園主：「不憚勤苦，以身率先，栽種茶蔬，及時灌溉，供給堂廚，毋使缺乏」。〔同上〕

磨主：「兼主碓坊米麪」。〔同上〕

水頭：「五更燒湯，供大眾頽盥」。〔同上〕

炭頭：「預備柴炭，以禦寒事」。〔同上〕

莊主：「視田界，至修理莊舍。提督農務，撫安莊佃。些少事，故隨事消弭，事關大體，申寺定奪」。〔同卷，第233頁中〕

再如大眾章對叢林中實施的普請制度，又作了這樣的介紹：

「普請之法，蓋上下均力也。凡安眾處，有必合資眾力而辦者，庫司先稟住持，次令行者傳語首座，維那，分付堂司行者報眾，掛普請牌。仍用小片紙，書貼牌上。云某時某處。或聞木魚，或聞鼓聲，都持絆膊搭左臂上，趨普請處宣力。除守寮、直堂、老病外，並宜齊赴。當思古人『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』之誠」。〔卷六，第224頁中〕

凡此種種，都是研究叢林制度的重要史料。

《敕修百丈清規》既是元代天下叢林統一遵依的規制，也是明代叢林遵依的規制。明英宗正統七年(1436)，時任百丈山大智壽聖禪寺住持的僧忠：「見後學僧徒，多有未見清規體例，罔知軌度，不諳戒律，甚辱祖風」(見胡濙奏本)，因而奏請皇上，要求重刊這部清規。傳今的《敕修百丈清規》便是僧忠的重刻本。傳至清代，事儀潤撰《百丈清規義記》九卷(今存)，對它加以註釋。

(完)